

# 香港傳真

(香港)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 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9-65

2009年12月16日

\*\*\*\*\*

## 咖啡的香味

張承志

從1672年巴黎街頭出現第一家由亞美尼亞人開辦的咖啡店算起，一百年後，巴黎咖啡之昂貴，仍超乎我們的想像。

一個叫做德·桑·皮埃爾的人從印度洋上的萊尤尼溫島歸來，隨船帶回來一箱咖啡。他把咖啡分成小包，分送各位朋友。因為盧梭說過喜歡咖啡，而且“除了咖啡沒有別的奢侈”，就送給了盧梭一包。

馬上，盧梭的回信來了：

拜啓。昨日因有客來，未能查看所贈小包中的物件。我等才認識不久，您卻已以物相贈。這樣，我們的交際就成了完全不合身份的來往。因為我的財力，並無與人贈答的餘裕。所以，或者取回您的咖啡，或者彼此再勿謀面，請選擇一途為盼。敬具

也就是說，一小包咖啡的高價，甚至能使敏感的盧梭與人絕交。那時的盧梭，被警察禁止了在咖啡館露面，甚至朗讀《懺悔錄》。他正迷戀著東方，在旅途中總是打扮成異族，動輒對人使用穆斯林的術語問候。

盧梭這一短函給人的震驚，不亞於他思想解剖的長卷。幾年後（1778年）盧梭就死了，留下這短函如一個暗示。我們從中嗅到、並接著找到了一種特殊的物品。它的上方裊裊飄昇著一種雲霧。它不屬物質，當劃精神範疇，飽藏神秘的高貴。香味（aroma）只在它的浮表。它內在的魅力，誘人津津樂道。

— 花費這些篇幅，只是轉述一本《咖啡轉，世界史也轉》（《コヒーが廻り、世界史が廻る》，臼井隆一郎著，中央公論社，1993年）的內容。特做一句說明，唯因不敢掠人之美。文章將涉及的知識與見解，大都不是我已知或“發現”的。書名在文中略作為《轉》。

## 1

咖啡起源的故事非常著名。它的一般版本是：

牧羊人噶爾迪的山羊白天吃了一種植物的果實，夜間興奮不睡，在羊圈裡又蹦又鬧。牧羊人沒辦法對付，就去請教一位長老。長老把那果實用熱水泡過，飲下黑黑的漿液，通夜神清目明，毫無倦意。於是長老給眾人分飲這種黑漿，結果人人興奮，無一瞌睡。宗教的夜課，於是也得以順利完成。

— 這個傳說後來演繹成不少版本。天主教版當然講那是一座修道院的軼事；但重要的是順便記下的、那位長老的名字：Sciadli（名字更有演變，如寫做 Shehodet）。

阿拉伯的版本大同小異。在阿拉伯的故事裡，其中的地理內容引人注目。傳說：摩卡的奧馬爾，在年輕時曾經跟著導師沙孜里（al-Shadhili）在去麥加朝覲。途中當他倆路過也門的時候，導師病重不起。在臨危之際，他給弟子留下遺言說，會有一個蒙面人來到，只需聽他的話便是。言罷氣絕。奧馬爾想為師傅做臨終的洗淨，無奈沙漠無水！此時，來了一位蒙面人，為他掘了一口井。汲起清水，奧馬爾正要道謝，蒙面人摘去面巾，居然就是導師沙孜里本人。——這是常見的奇蹟說話；往往不是奇蹟本身，而是其他枝蔓更值得注意。

奧馬爾為摩卡奉獻了第一口井。他的顯蹟接二連三，從者如流。但是摩卡人卻驅逐了他，不得已奧馬爾一群來到“烏撒布”，摘各種野果充飢，就這麼發現了一種後來被人叫做咖啡的果實。後來流行了瘟疫，他們讓病人喝果子煮出的黑色漿湯，又克服了瘟疫。那黑湯被讚美為“黑色的滲滲泉水”，奧馬爾被視做聖徒，修建了道堂。

——這一傳說，不能用來充做咖啡也門起源的憑證。因為更多的證據，曉諭著咖啡起源的“烏撒布”，在與也門隔著窄窄紅海的非洲東端。摩卡乃是後來咖啡買賣集散的港口，因摩卡港的著名，引出了也門的起源說。

《轉》指出：阿拉伯語的 al-Shadhili，在被書寫為意大利語時，轉變成了 Sciadli。此書的日本作者高出了《綁在一起》的美國教授一籌。因為後者把二手的意大利語 Sciadli，進而訛傳為 Shehodet。

其實，只須追蹤到 Shadhili 一詞，謎底就捏在了掌心。這個詞可並不陌生，甚至可謂大名鼎鼎，一般中文譯作“沙孜林耶”。此乃一大蘇非教派的名字，地跨亞非，只知道它與聖裔中的哈桑家關係密切，一個核心聖地是摩洛哥茶碗的 Abdu Salam 山。從突

尼斯、阿爾及利亞，一直到印度，到處都佈滿了這個教團的信眾。其創始者 Al-Shazili 生於 12 世紀末，早年苦讀失明，因身邊聚眾而受到迫害，逃至埃及。幾度朝覲，逝於橫穿埃及的沙漠中——如咖啡起源故事中的也門沙漠。他的教誨甚至滲入中國西北，在黃土高原被傳說為“沙孜林耶老人家”，雖然語焉不詳。

## 2

全世界都用類似的發音，有點神氣地說：“咖啡”。沒有誤解，詞語背後的形象，是那種黑黑苦味、驅困提神的液體。

但這個詞自己，原來是這個意思麼？咖啡一語，在阿拉伯語中只表示為三個輔音字母 QHW。加上不寫出的元音，這個阿拉伯語詞可用 Qahwa 表示，姑且拼音做“咖赫瓦”。遠在咖啡被人喝之前，咖赫瓦早已存在。咖啡之前的阿語詞彙 Qahwa 含義繁複，包括“掃除欲望、減少、謹慎於”等含義。詞彙背後的形象，既包括後日所說的咖啡，也包括含有麻藥的植物，甚至還囊括葡萄酒。

那麼這個詞，Qahwa——它最初的含義還是“咖啡”麼？

只能說，它指的是“咖赫瓦”。這個詞包括“咖啡”、也包括別的一些與咖啡類似的植物，尤其是一種叫做“咖夫達”的樹，它的葉子名為“咖豆”（未查找原文，日文音譯“カト”）。這是一種咖啡樹的共生植物。

如狗尾巴草與黍子糜子共生，稗草伴隨著水稻；植物在它的起源地，總是共生著大量的同族亞屬、共類別科的姊妹。也就是說，在紅海對岸，除了咖啡還有咖豆，“咖赫瓦”一詞是它們的統稱。

它們是否都具備“黑色滲滲泉水”的神聖屬性呢？

只能說，它們都有興奮作用，都使人產生少食身瘦、減少睡眠的效果。凡有這種特性的植物，都叫做 Qahwa — 阿語“咖赫瓦”一詞的含義就在於此。是的，喝了它不餓，它幫人節眠，幫忙完成夜間的功課。但沒准它也能讓人上癮，甚至……飄飄然沉入一點麻醉！

尤其咖豆，它更加興奮提神。這個豆可不同於那個豆，“咖豆”不光是添點興奮歡愉而已；飲用過分，它能讓人昏厥、胡塗、甚至亂心！

唯有咖啡，因它的分寸適度，沒有如咖豆 — 也許還有別的樹葉或野果 — 那樣被逐出歷史。於是，唯有這種豆閃閃發光，地位穩定下來，並獨佔了“咖啡 / Qahwa”這一響亮的名稱。

這一喜劇的結果，是經過了鬥爭才贏得的。拯救它的，是 16 世紀沙孜林耶派的偉大蘇非阿布杜·忍迪爾·阿爾·沙孜里。他的大作《論咖啡之合法性》，後日被法國東方學鼻祖德·薩西收錄於著名經典《阿拉伯散文集》之中，列為文獻的頂級。百年以後，E·薩依德在論述其劃時代的東方主義思想時，正是著重舉例薩西和此書，才展開了他的批判的。

《論咖啡之合法性》保留了寶貴的歷史痕跡。它勾勒了遙遠的嘎爾迪時代。它特別對一位住在也門亞丁城的先賢扎布哈尼（歿於 1470~1471 年），進行了勾沉發微。據考證，扎布哈尼曾度過紅海，在不講阿拉伯語的埃塞俄比亞地方，見過當地居民在喝一種未知的飲品。回到亞丁以後他病了，想起彼岸的往事，也拿來那種飲料嘗試，只覺病意消散，神清氣爽。

— 先賢扎布哈尼喝的，可能是咖豆。《轉》書也沒能追究整條的軌跡，待考要點散佈在一切角落。簡言之，一些 Qahwa 曾被阿拉伯也門的蘇非們拿來引入自己的宗教生活，用作抗眠振作，

參與夜間修煉。可能有過只飲咖啡豆的時期，亦可能一直咖啡豆與咖啡兼用。可能因為咖啡豆欠缺、咖啡才取而代之，也可能蘇非的清苦習慣，到了扎布哈尼也嗜好咖啡的時代，才逐步成為合法。

伊斯蘭法學界在判斷食、飲品合法與否的時候，是否使人麻醉和喪失理智，是一項基本的標準。任憑你再是蘇非，對一切莫名的飲品，必須拿出它合法（halal）的證據。我們沒讀過的《論咖啡之合法性》，猜它該是這樣一篇辯護詞。辯護的要點，該涉及美食與毒品、陶醉與中毒、讚主功課的成功與個別人迷糊發昏二者孰輕孰重，最後則是對咖啡的助善、溫柔、熱烈且不過度的品質的讚美。

最後，咖啡沒有被打入毒品的冷宮，一種 Qahwa 打敗和淘汰了另一種 Qahwa，咖啡走上它的貴族階段，這個詞的含義和味道都清晰了。

但對詞義的吟味，還沒有完。

由三個字母 Q、H、W 組成的 Qahwa / 咖啡一詞，發音非常接近真主尊名之一的 Al-QWY（強大的，讀咖威。《轉》寫為 Al-KWY）。Qahwa 語源 Quwwa，正巧又是有力、強壯之意——這自然誘人遐思。所以，沙孜林耶的蘇非們創造了一種儀式（Ziker），一面飲著“咖啡”，一面吟頌“啊，咖威！（ya! Qawiy）”享受其中神秘的感覺。

吟頌的遍數是一共 116 遍。這 116 之數，是數學故鄉阿拉伯特有的、使阿拉伯字母每個都對應一個數字的神秘遊戲。來看 Al-KWY：除去定冠詞，KWY 各字母對應的數字是 20，6，10，合計為 36。不難找到的、一個各字母對應數字之和也是 36 的數詞，是 116（表示 116 的單詞 KHWH 的對應數字是 20，5，6，5，合計 36）。這就是唸 116 遍的原因。

——熟悉往昔的新疆、看慣了塔里木農夫服用麻煙習俗的人恍然大悟了！他們此刻理解了大漠泥屋的風景。是的：不僅麻煙其實類似咖啡，而且農夫可能就是蘇非。

### 3

就這樣，隨蘇非主義的蔓延，咖啡的飲用之風逐漸興起，並在16世紀定著為新的文化。沙孜林耶是創造這一文化的功臣。據說在阿爾及利亞，人們有時乾脆把咖啡叫做“沙孜里”。但咖啡的魅力和這一文化的本質，尚不在飲品的香濃，而在它暗示了一種人的關係，一種生活方式。

16世紀是奧斯曼土耳其的時代。

包括蘇非們的道堂，就像昔日阿拉伯人介紹給世界的“公眾場所”是公共澡堂一樣，這一次被建議的新的公眾場所，是咖啡館。《轉》一書譯為咖啡之家。文化的核心詞彙，已經換成土耳其語：Kahve-hane 的前半，是阿語更準確的轉寫，後半則是“館、店、廳、家”——公眾的房子。

曾有一個插曲。若不是因為歐洲人總喜歡提及它，本來可以略去：

1511年6月20日，麥加的長官哈伊爾·貝·彌馬爾看見，在城市的一隅有一夥人，圍著一尊赤土的罐子，一邊傳遞著咖啡，一邊陶醉地吟誦。傾耳聽時，都是平常的讚詞。但是，愈是自然純樸的舉動，在官僚的眼裡愈是危險古怪。長官警惕了，於是決心干涉。關於咖啡的合法與否，又一次被推入爭論。

這一回，不是翻出了咖啡豆的舊賬、合法飲品的資格遭受了審查，而是因為它的人氣過高，聚眾勢盛，使得長官不能放心。貝·

彌馬爾驅散了蘇非，並宣佈咖啡被禁止。他鞭打喝咖啡的人，把咖啡當街燒掉。

但開羅省站在咖啡一邊，否決了麥加的裁定。貝·彌馬爾被解職。隨即幾年後，從 1517 年開始咖啡被判定合法，時值穆罕默德一世當政。再後來，集奧斯曼帝國榮光於一身的蘇萊曼大帝，指示其御醫對咖啡做出鑒定——1550 年御醫宣佈：咖啡以及飲用咖啡之場所，並無半點不妥之處。咖啡沸騰了，它已經被公認美好如麥加的黑色滲滲泉。

大流行開始了。

1554 年，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出現了第一家咖啡店 (Kahve-hane)。僅十來年，它的數量爆漲到了六百餘家。《轉》在此寫得非常精彩：

Hane (房子，場所) 帶著無比的新鮮感，進入了生活。當時人們還沒有意識到它乃是一種社交場，而只是習慣了它那氣氛的魅力。人們不知道——這種離開家、離開公務、樂意的話一人、或與朋友一起、度過愉快時光的方式，將從此長久地陪伴人類。去見人、去被人見、對人說話、被人搭話、高興則留下、無聊就回家——此一處 Hane 不同於自家的 Hane，它讓你流連忘返；這種日子似乎和平日不同，它給你自由的感覺。

## 4

奧斯曼帝國的 Kahve-hane / 咖啡館，迅速傳入了歐洲，並引發了鉅大的時髦。1652 年在倫敦，1666 年阿姆斯特丹，1671 年在巴黎，1683 年在維也納，1687 年在漢堡，咖啡館接連開業。

唯一的咖啡供給源在阿拉伯半島。一個名字愈來愈響亮，摩卡，作為阿拉伯咖啡的代名詞，至今佔據著正宗咖啡館菜單的首

席。不消說，今日星巴克連鎖店裡那種專門哄騙小姑娘的、又兌奶又起泡的贗品，與高貴的摩卡咖啡風馬牛不相及。

自從蘇非們把咖赫瓦弄到了也門，被傳說是努哈船（即諾亞方舟）登陸地的、緊貼紅海的阿拉伯半島溫暖濕潤的西南緣，便成了最早的咖啡栽培地。

摩卡港在 17 世紀平均年輸出咖啡八萬袋（每袋 60 公斤）。但輸出口岸不只有摩卡，也門海岸諸港若霍吉達、海牙夫等，運出的咖啡甚至超過了摩卡。只是由於唯摩卡港才允許英、法、荷等國船隻靠港貿易——所以咖啡便冠以摩卡之名，隨眾口相傳，而四海遠揚。諸君牢記：“摩卡（Mocha）”從來是咖啡的古典、香味（aroma）、高貴的象徵，而星巴克的奶泡什麼也不是。

全歐洲都喝著也門的咖啡！

想一想就會明白其中有多少錢賺。種咖啡樹，運咖啡果，登臺忙碌的再不是清貧的蘇非了。咖啡不是熟透了便從樹上掉下來的野果，伺候它很費事，從栽苗到採果要等五年。也就是說，想獲得咖啡就要投入金錢——所以一旦進入栽培，咖啡就開始了異化。它與資本、以及投機的糾葛開始了。

當我迷醉 60 年代歌曲的時候，聽過鮑卜·迪蘭（Bob Dylan）的一首歌：《再來一杯咖啡為著上路》（One more cup of coffee for the road）那首歌與某女星合唱，旋律特別，不像他夢噫嘟囔的唱法。《轉》一書解釋道：這位猶太裔的明星，沒准在回憶著哼一支阿拉伯文書寫的、希伯萊語老歌《咖啡和咖豆》。向歐洲運輸咖啡，是一項古老的暴利。在亞丁港，猶太咖啡商人常於開船之際喝上一杯咖啡，並唱這支歌祝一路好運。

由擊破十字軍的名君薩拉丁築成的開羅，自從側身於奧斯曼帝國的帳幔之後，便發展成一個鉅大的商業都市。駝隊經由麥加

朝覲的陸路，帆船乘季風溯紅海而上——咖啡從也門運來，裝進了開羅的倉庫。

把開羅儲存的大量咖啡及時、保質、贏利地運到歐亞各地，這種經濟需求造就了一種開羅的豪商。《轉》描述黎凡特商人的如下一段，不能不移錄：

在此，讓我們想像一個獨自行立開羅市場、陷入了深深瞑想的商人。

他不是蘇非，也不是朝覲者。他只是買賣咖啡、並進而自己經營豪華的咖啡館的一個開羅豪商。他著迷於從這越過沙漠和紅海來臨的商品咖啡裡謀求厚利。他不是騙子也不是強盜。他必須在買時，讓賣家由衷相信是在等價交換的情形下買；也必須在賣時，讓買家真心相信是在等價交換的狀況下賣。但是，若是從最初的賣家到最後的買家都貫徹等價交換的話，作為媒介的他就沒什麼像樣的利益了。媒介手續費不能維持豪商的地位，更與資本的積累遠隔重山。

所幸唯是，被他的活動結合的共同體各有其相異的價值觀，豪商必備的能力乃是——從被商品交換結合起來的共同體的價值觀差異中，擠榨出利益。……這決不是阿拉伯商人特有的發想。與國家權力糾結、若是能奏效就依靠“全能的主”、但更信奉合理性、廣張商品交換之網、利用各種共同體的價值觀差異牟利——這是一種超越國家文化界限的、資本在原始積累期的國際商業資本家的共通發想。而且，成為這種資本家活躍舞臺的地區，是東地中海，所謂的黎凡特。

換言之，依仗著奧斯曼帝國賦予的歷史機遇，在寬容的時代使自己坐大肥滿的“黎凡特商人”，作為新生的資本家階級的第

一梯隊，已經在地球的各主要港口乘夜搶灘。

奧斯曼帝國在同時代歐洲人心目中的地位，很難為中國人想像。至少已有過兩個大學的土耳其研究叢書，其立項的思路裡，遊走著低估奧斯曼帝國的潛語。至少，風靡了歐洲的奧斯曼時尚，使從黎凡特運去的咖啡，加載了商品的“使用價值”。也就是說，只因歐洲人“崇洋媚外”，在黎凡特商人老謀深算的注視下，東方浪漫的追星族追逐著咖啡的香味，把咖啡認定為標榜上流的第一飲品。

買賣不僅保險，買賣將有暴利！如馬賽商人從東地中海奧斯曼領內買來的咖啡，運到了馬賽就最少可賺三倍。不用說再遠銷更遠的歐洲腹地，不用說賣到凡爾賽宮去餵那些虛榮的法國貴婦、或是直輸伊斯坦布爾奢華的蘇丹宮殿！……孤獨的苦湯，蘇非的傳統，如今驟然變做了昂貴的名牌，奢侈的象徵。膨脹的咖啡需求，已然使得咖啡在船倉裡染上了銅銹。它再也不是深夜啜飲的聖潔泉水。新生的資本主義，正在沸騰的咖啡泡沫裡，依附著東方的傳說，依附著無敵的香味，向世界擴散。

## 5

1669年，蘇萊曼·阿雅·穆斯塔法·拉撒，奧斯曼帝國特命全權大使，受帝國蘇丹穆罕默德四世的任命，來到太陽王路易十四坐鎮的巴黎。他只是聽從上命，全未想到，自己將導演一齣在後日膾炙人口的咖啡喜劇。

在這一時刻的前後，咖啡把政治史攪拌得全如軼事。

一百多年前，奧斯曼曾有過一次妄舉。它的目標或野望，是

在確保了東地中海的制海權之後，進而奪取遠在巴爾幹半島背後地處東西文明接點的，被土耳其人稱為“金蘋果”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首都維也納，把邊界推至歐洲中部。為摘下這顆金蘋果，1541年奧斯曼軍隊兵臨匈牙利布達城下。

奧斯曼土耳其人平定匈牙利的過程，充滿了東方的睿智。布達城的將領顯貴們接到邀請，參加稱為“和平的交涉”的宴會。在享受過令人眼花繚亂的東方美食之後，客人們準備告辭。主人說：還有一道，姑且叫它黑色的湯吧，請貴賓多留片刻。

端上的是漆黑濃甜的咖啡。最後，待咖啡飲罷、客人告辭時，布達城已經被奧斯曼精銳的新軍（Yani-cheri）解除了武裝。通向“金蘋果”的最後一道籬笆被拆除了。而匈牙利語中的“黑色的湯”一語，含義也固定為：“最後發生的是壞事”。

蘇萊曼·阿雅出使法國的背景是什麼？

此時，奧斯曼帝國用“黑色的湯”制服了匈牙利（1541年）、在與威尼斯的拉鋸戰中奪得了塞浦路斯（1573年）、更獲取了地中海的克里特島。土耳其人早已毫無停滯於騎兵或陸軍時代的形象。它的造船業和海軍震驚歐洲：木材從黑海的森林砍伐、金屬從摩爾塔瓦出產、造船技術正是由宿敵威尼斯人提供、甚至水兵也並非不慣海船的土耳其人，而多由掙錢謀生的意大利或希臘基督徒充當。

雖然沒有取勝、但卻給了歐洲以永不磨滅印象的、1683年第二次對維也納的著名圍困，此刻已經發動。向金蘋果出發的先鋒，後日看來，就是土耳其的美男子蘇萊曼·阿雅。14年後大軍即將合圍金蘋果，此刻蘇萊曼·阿雅做為大使來到巴黎，為的是揣摩和影響法蘭西。

1699年11月在凡爾賽宮舉行的路易十四對奧斯曼大使蘇萊

曼·阿雅的接見儀式，據記載是這樣的：

大廳裡極盡法蘭西的繁華。路易十四正服冠戴，帽子上嵌一顆價值 1400 萬金的大鑽石。列席的貴族們，也渾身都是珠寶金銀。王座置於鉅大的長廊盡頭，兩側滿飾著絲綢絨毯、寶物珍玩。蘇萊曼·阿雅視若不見，微笑步過長廊。這位大使只穿一襲白色長袍，宛如沙漠中的駝隊行商。他無論舉手投足，風度身份，使滿堂賓客不禁嘆羨。他走過大廳，在路易十四面前站住，取出國書呈上，並要求即席宣讀。國王答曰容讀後再作回復。大使對國王受書之際未曾起立提出抗議。路易答風俗不同不必介意。大使坦然退出大廳，凡爾賽宮的馬車把他送回巴黎。

次日起，咖啡外交開始了。

這裡的人們馬上被那土耳其人迷住了。他快樂地接待客人，按照祖國的習慣，招待人們品嚐咖啡。在巴黎的上流社交界，咖啡的最初一口對誰都是苦的，但若是為了體驗遙遠東方的異國情調世界的快樂，又實在是值得。家具、壁毯、裝飾，一切都讓人聯想君士坦丁堡最豐足富裕的居住。這裡根本沒有椅子。倚著地板上鬆軟的靠墊，雖借助翻譯，須知這是用從未體驗過的放鬆姿勢與主人交談！裹著鮮豔的土耳其衣裳的、年輕而且貌美的僕人，向貴婦人遞上飾有金穗的大馬士革織造的小餐巾，穿梭般給女客手中據說是日本造的磁杯裡添上咖啡。也許人們陶醉的不過是對東方異國情調的幻想，但不管怎樣，在 14 年後維也納就要被攻打的緊迫形勢下、咖啡在巴黎的上流社會開始了流行。

迷醉名譽的宰相卡拉·穆斯塔法發動的第二次圍攻維也納戰役，最終以失敗告終了，金蘋果與東方因之永遠地失之交臂。有趣的是，令歐洲談虎色變的“新軍”輜重裡，居然運送著鉅量咖啡，顯然土耳其人沒有設想失敗。原先他們只認真地擔心：在沒

有 Kahve-hane 的蠻荒維也納，若無咖啡的享受可怎麼辦。

是由於蘇萊曼·阿雅的咖啡外交？反正路易十四一個兵也沒派。西方贏得這一仗，靠了一名間諜。名叫凱沃爾克·克爾西茨基的這個人，原是黎凡特商人的翻譯，會說土耳其語。他潛過戰線，為德意志和波蘭的聯軍取得了聯絡。

奧斯曼大軍敗退時扔下了大量輜重，其中包括咖啡。趁著別人不懂咖啡的貴重，這名間諜在戰後請賞時，指著口袋，要求賞給他土耳其人扔了的那些黑豆——這就是位於維也納市中心的、第一家咖啡館的緣起。

至今回顧圍攻維也納的舊事，仍能感覺其中一股壯大。軍事實力等無需贅論，僅一種凝縮於咖啡中的罕見自信，給人的記憶留下了難忘的痕跡。

## 6

話分兩枝：咖啡最初在歐洲，並沒有受到蘇萊曼·阿雅時那種青睞。相反，歐洲不存在如伊斯蘭世界那樣支撐咖啡商品形象的思路和觀念，如比喻咖啡為“黑色的滲滲泉水”的那種內心喜愛。咖啡初入倫敦時，甚至曾被市民以“散發惡魔的臭味”為由，上告政府取締。

最盼望咖啡能被人接受的，並非種植咖啡的阿拉伯人，而先是黎凡特商人、後是荷蘭的東印度公司。這家 1602 年創設的公司，早在 1642 年就把 3.2 萬公斤摩卡咖啡運入印度加爾各答，1663 年起咖啡定期輸入荷蘭。

值得提醒的是：荷蘭人並不喝咖啡。他們要把它運到哪兒呢？——南亞和東南亞。因為當時通過麥加和麥地那，對咖啡的觀

點和喜愛，已流傳阿拉伯以外的穆斯林世界。其中潛在的，正是商人們追求的、兩地間鉅大的價格差。

能不能把這種黑色搖錢樹在別的地方也種活呢？暴利的催促，使荷蘭商人對他們的南亞殖民地動了腦筋。先是在錫蘭，接著 1680 年在印度尼西亞的爪哇，摩卡的咖啡樹移植成功。1712 年，最初的 894 磅爪哇咖啡，被裝船直運阿姆斯特丹。咖啡的殖民地時代開始了。

《咖啡轉，世界史也轉》的作者在以後的敘述中，顯示了銳利的批判精神。他寫道，荷蘭商人拋棄了——把咖啡從阿拉伯商人手中盡可能便宜地買來、再把它盡可能高價地賣出的方法。一旦咖啡在他們的操縱下“生產”出來，咖啡就變了。荷蘭東印度公司並沒有對爪哇的上層施以暴力。毋寧說被選擇的是與土著上層的勾結，即讓他們用現金購買有關咖啡種植的一切權利。對爪哇的權勢階層而言，殖民主義意味著鉅大的利益。既然確保了特權，他們就揮舞鞭子，驅趕庶民去給荷蘭人種咖啡。

爪哇農民或者無償地在種植園勞動，或者把自家農田改種咖啡，按荷蘭人的價錢出賣咖啡豆。東印度公司規定：1 皮扣爾（約 125 磅）咖啡付 4.5 達拉，而往往農民只能拿到一半。收購卻是“大門入”，1 皮扣爾居然滿填 180 磅。其間的差額，被殖民地的官員、買辦、與莊園主分而食之；其間的苦痛，唯咖啡農才能盡知。

荷蘭的財富在迅速聚集。最初 15 年，爪哇向歐洲運出了咖啡 150 萬磅；1855 年記錄的數量，已經是一億七千萬磅！

這是陌生而恐怖的種植園。這是苦澀的“咖啡”，而不是果腹的稻米。從來要生存必須吃稻米，但如今若想活下去就必須放棄稻田、雙手掙下不能吃的苦豆。原住民的自然經濟，被資本破壞了。這是使飢餓在富庶的稻米之鄉蔓延的破壞。自被迫改種咖

啡後，爪哇出現了饑荒。

咖啡，已不再是天方蘇非的夜譚。最初在也門，沙孜林耶在飲用咖啡前，先有過特殊的精神欲求的設定。但歐洲人手中的咖啡不同，它和歐洲殖民主義的黑暗歷史浸泡一缸、成了對自然與人心橫加破壞的代表性商品。

但咖啡被異化的路，才剛剛開始。

## 7

從 1672 年開始，就宛如與蘇萊曼·阿雅大使的咖啡外交相呼應，先後兩次有亞美尼亞人在巴黎，摹仿伊斯坦布爾的咖啡館（hane）開店。但門可羅雀，維持不能。後一家店賣給了自己的店員，一個波斯人；他根據家鄉把咖啡館稱做“認識的學校”的思路，把店挪至知識分子匯集之處，總算勉強經營。

而在前一家亞美尼亞店裡打工的、西西里人普羅蔻波·德·格爾代洛，卻一舉奠定了咖啡在法國的地位。西西里是個與阿拉伯世代糾纏的地方，也是冰激凌的產地。普羅蔻波對咖啡其物深知三味，他先後推出了冰激凌、兑紅茶咖啡，並把一處公眾浴場改造成豪華的社交天堂。為粉碎當時英法女界盛傳的、咖啡阻礙性能力的流言，他還與前後兩任妻子共生了 12 個孩子，此即 1689 年開業、在巴黎大名鼎鼎、甚至成為啟蒙主義時代標誌的“普羅蔻鋪”。

又一個對伊斯蘭著迷的孟德斯鳩，著作了一本《波斯人信札》，盛讚咖啡。他誇張地說，從普羅蔻鋪出來的文人，才氣增加了四倍。

咖啡館成百地增加，巴黎已快變成一個大咖啡館，雖然天主

教神父仍在說“咖啡鎮壓情熱的火焰、對立誓堅貞的人是絕好的援助”。一方，頑固認定咖啡具有毒性的法國人，發明了兑奶、奶煮咖啡以“解毒”的喝法——這便是日本所謂咖啡·奧萊（コヒーオーレ）、西班牙的咖啡共奶（café con leche）的肇始。而過去，從阿拉伯到土耳其，咖啡是不加奶的。

咖啡完成了形象的更換。各種的標籤，諸如“反色情的理性飲品”、“清醒的利口酒”在普及，歐洲以它的方式改造文化，從口味到精神，一切都在漸漸遠離其源頭。

陸軍大尉德·庫留渡過大西洋把咖啡苗運到馬提尼克殖民地一事，是法國的英雄故事。據說，庫留讀了孟德斯鳩的《波斯人信札》後，萌生了在自己任地馬提尼克種咖啡的念頭。荷蘭有“東印度”，而法國人有“西印度”。1723年庫留從南特港起錨，把用玻璃罩子保溫的咖啡灌木，運到了馬提尼克。36年後，馬提尼克和瓜達盧普兩地就輸出了1120萬磅咖啡。1759年，海地、馬提尼克、瓜達盧普的咖啡產量，分別是七千萬、一千萬、七百萬公斤。

從此發端的、法國在加勒比海諸島殖民地的咖啡種植，很快就獲得了不斷膨脹的產量。又是嗅到了其中的暴利氣味，早早在1732年馬賽商人就與法國印度公司簽訂契約，攫取了向黎凡特地域倒賣咖啡的輸入權。他們的思路很簡單：把價格壓低到摩卡之下，必有暴利。

法國殖民地咖啡開始了向中東的倒流。1736年，九萬皮阿斯特（貨幣名）咖啡，運進了敘利亞名城阿勒頗。若再抄錄，會引出更多生疏的度量衡或貨幣名，總之，法屬西印度產咖啡因為它的低價，席捲了法國及歐洲，直至奧斯曼領的小亞細亞、波斯、亞美尼亞。不僅在法國已是富人喝摩卡、窮人喝馬提尼克（價格

僅四分之一)；就連奧斯曼首都伊斯坦布爾的咖啡之家，也把摩卡和西印度咖啡混起來喝了！

德·庫留得到大大稱頌，加官至瓜達盧普總督。他開發的咖啡島，被法國稱為“幸福的馬提尼克”。只不過，“幸福”是用低賤的黑色生命壘築的。

《塔曼果》是梅里美勾勒法國人販奴經緯的、一部偉大的小說。當時法國奴隸貿易的中心是南特。小說中的奴隸船，就設計為從南特出發駛向馬提尼克。現在這些細節好懂了：白人船長打量著魁梧的塔曼果說：“這樣一條大漢，若能把他安全無事運到馬提尼克島，我至少能賣他三千法郎！”

在馬提尼克還誕生了弗蘭茨·法農，一個重要的思想家。他後來獻身於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解放，思想卻萌芽於少年時在故鄉的生活。

緊接馬提尼克為法國種咖啡的，是海地。

法國大革命時的 1789 年，幾項重要的數字集中在海地：這一年有超過一千五百條船入港。這一年從海地運到法國的咖啡，達到了八千萬磅。也是在這一年，海地的人口約為 55 萬，其中白人四萬、混血人九萬、黑人 45.2 萬。這一年，擁有黑奴但沒有權力的混血人，開始爭取政治地位。他們在拒絕給黑奴以人權及公民權的立場上，與白人毫無二致。

Aroma，這個詞已不能只譯成“香味”。它包含的，已不僅是東方異國的情調之香。這個美麗的詞與血腥、苦役、罪惡、奴隸等詞彙糾纏，也與甘蔗、白銀等物品捆綁，被投入了世界史。

殘酷的奴隸役使、極端的種族歧視，招致了革命的報復，何正是在革命的時代。1791 年，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，大規模的

黑人起義在海地爆發。六百個咖啡種植園、二百個甘蔗種植園、二百個棉花種植園一起被付之一炬，烈火照亮了加勒比海。黑非洲的原始宗教對抗著霸道的白人一神教，領袖是黑奴勇士杜桑·盧維杜爾，口號是“往日的自由”。

羅伯斯比爾率領的國民公會宣佈廢止黑奴，給予黑人以人權和公民權。但是法屬海地不單和西屬多米尼加共處一島，而且與英屬牙買加也近在咫尺。被趕出來的種植園主們請求西班牙和英國干涉，於是海地同時與英、西、法三個強國戰鬥，並宣佈了禁止奴隸制度的海地憲法。

剛剛奪取了皇冠的拿破侖不承認海地憲法。一個馬提尼克大種植園主的女兒不是別人，正是他的皇后、常上電影的約瑟芬。拿破崙懂得什麼是殖民地財富。他決定讓馬提尼克和瓜達盧普恢復黑奴制，並朝海地派去了 54 條軍艦。杜桑·盧維杜爾被誘捕，後送到巴黎處死。

1804 年，伴隨著 19 世紀的開幕，海地宣告獨立，殘存的法國人“攜奴”逃到古巴，又把奴隸制慘淡經營了百年。

至今，海地革命被評價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。

## 8

19 世紀以後的咖啡故事，簡述之，大概有這些要點：

粉碎了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拿破崙，宣佈封鎖大陸。

這對德國人可是“苦”難。因為接受土耳其人的習慣，那時德國人已離不開大量加糖的咖啡，如巴赫的《咖啡合唱》中女高音就引吭高歌：“咖啡，你比一千個吻還甜！”德國無論如何也

要衝破拿破崙造成的無糖無咖啡的境遇，於是認真地開始了咖啡代用品和蔗糖代用品的研究。

拿破崙和作為帝國的法國，最終失敗了。馬克思總結說：拿破崙封鎖大陸政策造成的嚴重的咖啡與砂糖的匱乏，是驅使德國人起義贏得後來輝煌解放戰爭的基礎。因此，“咖啡和砂糖在 19 世紀顯示了它們世界史的意義。”（《德意志意識形態》）

後來，連我們也熟知拿破崙法國在莫斯科的慘敗，但多數人沒留意俄軍乘勝進駐了巴黎。俄國乃是一個紅茶國。一些法國人（估計一定是那些黎凡特商人的同胞）馬上把咖啡館改成經營紅茶。俄國軍人總是牛飲，且性情急躁，常拍著桌子粗聲大呼：“Быстро！”（快點！讀“貝斯特洛”）於是法都巴黎到處都出現了叫作“貝斯特洛”的紅茶館，與咖啡屋掩映成趣。

——當然，1747 年德國科學家發現的甜菜糖、和隨後試驗成功的甜菜榨糖，意義要比德國造代用咖啡更大；但是德國從而決心向東非開拓殖民地，卻逐步使歐洲列強瓜分殖民地的矛盾激化。

德國囑託科學家尋找合適的栽培地，最初被選中的是東非的烏桑巴拉地區。德國魯爾區的產業主們顯示能力，在咖啡園和海岸間修建了東非鐵路，並導入了資本主義之精華，即工資計酬的勞資制度。但毫無效果，甚至在 1905 年招致了叫做“馬基馬基”（神聖的水）的黑人起義。德國人以“高科技”的機關槍、以及最原始的飢餓戰來鎮壓，殺死和餓死的黑人達七萬五千，鎮壓後，德屬殖民地南部只剩下了一千餘人。

但固執的德式殖民主義並不放棄。又被選中的，是海明威小說描寫的乞力馬扎羅山的南麓；一塊希臘、意大利、英國人均有染指的土地。到 1914 年，此地已有種植園一百處，咖啡樹 284 萬餘株。接著德國人挺進的又一塊土地，是面臨著維多利亞大湖的

布寇巴。後來，布寇巴咖啡在歐洲諸大咖啡進口港贏得了暢銷，其原因是它盜用了“摩卡”的金字招牌。

此時的摩卡怎麼樣了呢？進入了 20 世紀的摩卡，早已失盡了數百年來的繁華和富饒。在資本魔手栽種的咖啡壓迫下，它此時命在垂危。昔日熱鬧的港口漸漸淤塞，櫛次鱗比的商館已是廢墟。這座以香味和東方的浪漫聞名的古城，變做了一個只有四百人口的海邊村落。

## 9

拿破崙封鎖大陸的另一個作用，是催生了巴西國。確切地講是：拿破崙命令葡萄牙，不許讓英國佬使用任何一個葡控港口，而葡不聽，於是拿派兵打葡，佔領了里斯本。葡王不得已逃到了大西洋彼岸的西印度殖民地，臨時流亡。因此須知，里約熱內盧也就充當了宗主國葡萄牙的首都達 14 年之久。待到拿破崙滅亡，葡王回輦歐洲，巴西的大莊園主們不願交出代理首都期間獲得的權力和利益，於是一場陰謀被策劃，留守里約的兒子率領巴西向老子宣佈獨立，是為今日巴西。

1727 年，僅在法國軍官德·庫留把咖啡帶入加勒比海之後四年，巴西開始了它的咖啡種植。真正使咖啡的話題具備世界史規模的，乃是巴西。得天獨厚的地理和氣候條件，使巴西咖啡的生產異常順暢。到了 20 世紀初的前十年，巴西咖啡已經佔據了世界產量的四分之三，90% 的巴西人口與咖啡生產有關，巴西外匯收入的 90% 是咖啡收入，於是葡萄牙人吹噓說，咖啡講的是葡萄牙語。

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，全世界都墮入了蕭條的深淵。而巴西卻因為美國突然興起的、清教徒式的禁酒風，使得一直與酒精互相對抗的商品咖啡獲得了熱賣。但是在危機的烏雲下，海市蜃樓轉瞬即逝——1929 年，巴西追隨它的資本主義諸胞兄，迎來了史稱大蕭條的潰敗。

這一年大批咖啡樹恰恰到了結果期。大豐收帶來了大災難，巴西政府決定採取銷毀政策：政府對出口咖啡課以 100% 的重稅，用這筆錢購買積壓在庫的咖啡，然後將之傾入大西洋，就像傳誦的一些國家，把牛奶倒入大海一樣。同時，成了過剩產品的咖啡被當成煤燒鍋爐；有一幀攝於 1932 年的著名新聞照片，拍下了幾個火車司機揮舞大鐵鍬，把堆起的咖啡豆鏟入爐膛的場面。

在 20 世紀，一條沿著赤道的“咖啡環帶”已經在地球上形成。南方的咖啡出產國，就像其他各項一樣，供給著北方的咖啡消費國。到了你我也喜歡喝咖啡的 1980 年代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書上確實這麼寫著：咖啡的年輸出總額居然達到了 120 億美元，在世界貿易中排在第二位，僅在石油之後。

## 結語

我親眼目擊過，幾個中國人在東來順宴請一對歐洲教授夫婦。饕餮之後，夫人想喝一杯咖啡。餐館服務員已經搖頭說沒有，但熱情的老闆不願讓外賓掃興，命令沖了自用的雀巢，給客人端來。

不想，夫人抿了一口，突然怒氣上沖！席間氣氛驟然一變。我懂得：不是味道好壞，是咖啡受到的侮辱，使她不能容忍。

那招致嗔怒的、東來順服務員沖出的咖啡，可用四個字形容：甜膩溫吞。確實農民口感，但也正是中國流行的口味。

丈夫覺得臉上掛不住了，趕緊攔住想發作的夫人，連連打岔，打著圓場。

我常憶起那一天，那位夫人令人回味。

在她的衝動中，有一絲數典忘祖的滋味。或許她從來把咖啡當作國粹，而忘了咖啡的東方出身，和這麼長的故事。